

新
百花散文丛书 当代卷
费振钟散文选集

费振钟

散文选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新

百花散文丛书

費振鐘

散文选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费振钟散文选集 / 费振钟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5

(新百花散文书系)

ISBN 978-7-5306-7244-0

I. ①费… II. ①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2453 号

选题策划:汪惠仁

整体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张 森 沙 爽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分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30 千字

印张:18.5

版次:2017 年5 月第1 版

印次:2017 年5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自序：写散文的理由

二十多年前，我为友人写过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写散文的理由》，内容记不得了，现在我要在自己的散文选集前面说几句话，只想到这个题目。

写散文有什么理由吗？当然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自觉地通过评论写作进入文学，当时并没有多少学术和理论准备，单凭一时的阅读热情，加上看过一两本阐释学和叙事学之类的书，就跨进这个行当，做起专职评论家。差不多也就是十年时间吧，遭逢世事变迁，起初的阅读热情一落千丈，冷静下来，这才发现这个时代谈论文学，实在不合时宜。常想到的，倒是阿多诺那句与我们没有太多关系、又总让我们喜欢误读的著名的话，“奥斯维辛后没有诗”。像我这样比较偏好文学的艺术性的人，既然众皆离“诗”而去，诗性越来越渺茫，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再做这种艺术阐释工作了。也许，我就在这种误读之下，从文学批评无奈转身，拖泥带水，却也义无反顾。

换言之，如我后来对评论写作所作的自我反省那样，如果我们不知道生活，不知道生活在何处，不知道生活的真实意义，那么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所谓艺术批评空洞无物，你不得不从空虚中换一种方式，为写作找

到坚实的理由。我在2006年的随笔集《为什么需要狐狸》序里写道：

“1990年后，对我来说，有一种焦虑和缺憾，渐深渐浓，但我不知道这缺憾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一种东西，看着它离我远去，而我却无力抓住，无力追踪。也许，从一开始，当我用概念的方式写作时，我并没有想到它要以感性的萎缩和生活的丢失为代价——你从你生活的世界里，把自己拔出来了，你所有那些感性经验，因为缺少土壤和水分，死在你的身体里；而思维和思想离开感性，是那样危险地走向单一和绝对，这是你焦虑缺憾的真正原因。有时候，你自己目睹那些从手指上出现的文字，它们变得僵硬，面目可憎。这显然不是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是你所依赖的那些概念表达，越来越多地流失生活之力。对写作的怀疑，成为缠绕自身的困境，直至你开始放弃，开始在写作之外重新发现写作。”

重新发现写作，就是我转向散文的理由。为追寻感性，更为追寻作为感性土壤的生活与活力，散文不仅给予我另外一种写作价值，同时也培植了我的另外一种写作信念。可以这样说，当你试图回到真实的生活时，散文写作是优先的选择。这样的生活，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从社会中沉积，又在人性中生长，但无论怎样，都是我们感性的基础。而散文对我来说，意味着建立了生活与感性之间的联系和通道。散文是生活的义项。散文不仅用来记录生活，它同时展示生活和解释生活。尤其，当我们需要摆脱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生活时，散文的确能够让我们获得一种必要的能力。

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被封禁时期，发现散文对她充满了诱惑。作为对真实生活的向往与表达，我相信，散文对我们所有写作者都有着永远的诱惑。

2017年3月

目录

自序：写散文的理由 001

走过江南·一 001

走过江南·二 024

走过江南·三 047

宛如酒中 068

这一握生命如花 082

我们家的诊所 093

有一种生活是仪式 103

走到溱潼十八里 107

药器小识 112

十二月药事 116

有关吃肥肉的三个主义 123

少年故事 127

家族的碎片 138

村庄故事 142

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153

冬夜与老人 166

- 革命书生 172
- 歌谣文人 180
- 田野学者 188
- 橄榄核铭 195
- 惊悚 206
- 看汪先生写字 210
- 听陆文夫说话 214
- 家书 222
- 智慧的栖居 231
- 缘在东南 237
- 一个城市的哲学表情 240
- 在一枝一叶之间 244
- 学习蒙田 247
- 卢梭的辞典 254
- 左拉工作笔记 271
- 听雅卡尔说话 277
- 拨火棍与大师的争吵 285
- 纳博科夫嘉言录 288

走过江南·一

何处看桥

江南的桥太多了。

江南的桥，每一座都有故事，好像桥是为了故事才修造的。先发生一个故事，然后围绕着这个故事，就造出一座桥来。于是，我们走过桥，就走过了故事。回头看看，桥老了，故事也老了，老了的故事要把一种人世沧桑说与人们听，而老了的桥则是这人世沧桑的留影和形式。

那么，选择哪一座苍老的桥，说明我们曾经走过它，曾经对一个苍老的故事发生过兴趣？我们随便在江南哪个有水的小镇上，看到一些石桥或者砖桥，它们的年岁都在百年以上，甚至长达千年；它们老态龙钟，面孔黧裂，上面挂满藤蔓，如同长发纷披。它们有一堆名字刻在桥额，如太平、长庆、吉利、富安、世德，如挹秀、翠波、荇馨、浮澜、梯云，如此平俗的或者高雅的名字后面，是它们发了灰发了黑的年代标志，如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可是我们对这些桥怎么选择呢？由于它们如此之多，而使我们目光犹疑，拿不定主意。比如，某次我们恰巧去一座著名的小镇，那里的桥竟然有七十二座。同样的七十二座古老的桥，我们怎么说得清哪一座更特别，更适合我们日常经验的需要，更能得到我们日常生活情感上的亲近？

从前,有很多游玩江南的诗人,他们敏感柔软的心灵,常常因了江南的桥而惊羨感动不已,这样他们就写下了很多关于桥的诗句。但诗人们有时仅仅为了一些绮丽的梦想,有时为了那么一点儿欢乐那么一点儿忧愁,就把情感投向了那些红桥、花桥、枫桥之类的桥。于是这些桥就风姿绰约风情万种,就成了诗人的风景。后来连这些过往的诗人也加入了桥的风景当中,人们眼中江南的桥就进一步诗意化了。也许恰恰由于从前的这种情形,影响了我们今天看桥的心情,因此我们就变得特别风雅起来。我们把自己变成了艺术家,我们老是选择角度,选择背景,选择光线,选择流动和旋律。在选择中,桥的价值被虚拟化了,它们从日常情景中被提升了。因而桥最后不可避免地进入文字,进入画框,进入影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装饰品。

至于我自己对桥的看法,实在也说不清楚。我个人的兴趣,已不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兴趣。有一回,我在某处山区腹地,对一座独梁石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座独梁桥,要求人们勇敢地从上面走过去。走到对岸,人生就会超越。这是一种类似“度”的经验,通向彼岸,那是对人的诱惑和重大考验。我走过去了,但留下来的是惧怕。不单是身体的,更是心理上对人生的畏惧感。我想,这样来看待一座桥,既非日常的,也非艺术的。这座石梁桥的存在,不诉诸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而是直接与我们的人生遭遇相关。那次,我在桥边坐了很长很长时间,四周寥无人烟,只有一片砾石和一道细细的水流,衬托出无比寂寞荒凉之境。我反复地估量我小心翼翼走出的每一步,我觉得所有走过去步子加起来,长度都不能与那座小桥相等,因为惧怕使我似乎永久地孤悬在桥中间。这也许过分局限于个人的观点,但这样的看法,其中对人生的试探和怀疑,可能会含带更多的生活内容。

所以,假如有一天,我在天涯行脚,以一个孤独旅人的身份,背负行

囊,来到这座迎客桥。我看到桥上歇脚的凉亭,桥后面隐在树丛里的村庄,村庄里有我素不相识的亲人,亲人为我准备好了干净的床铺和可口的饭食。我走上了桥头,我就不再寒碜和失意了。有这座迎客桥,在路上的人,他的人生就不再只是孤悬和畏怕,他有温暖的归宿了。

某个季节寻找一个茶馆和一位茶客

首先,我想确定一个季节。

在这个季节里,我想寻找一处茶馆,我想寻找这个茶馆里一位我们熟悉的茶客。

但哪一个季节,才是合适的季节?我的朋友告诉我,最好是春末夏初,就是栀子花开了六瓣的季节,就是青蚕豆刚刚饱满的季节,就是小街上的槐树花挂在枝头等待女孩们摘的季节,就是梅子开始黄了梅雨开始飘了江南的小河里开始涨水的季节。

为什么这样的季节,偏偏是我需要到一个茶馆,见一位茶客的季节?我不清楚。可是这个季节里,如果走过江南小镇,在一座简朴的茶馆门前停下脚步,收住目光,与茶馆的主人打一声招呼,然后坐到那张旧木桌前,泡一壶茶,对着临水的窗棂外迷迷蒙蒙的雨,慢慢饮来,我相信这个季节的寻找,一定是对的。因为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要寻的那位茶客,他就坐在了对面,也是一壶茶,也是对着一天的雨,也是在不慌不忙地饮。那我会相信,这个季节的寻找,绝对没有错。

当然,我说的还是“如果”,其实我知道这样的寻找并不容易。江南的茶馆太多,单那些老字号的茶馆,到处都有。只要走过一家,说不准这一家就是百年老茶馆,说不准茶馆的主人就是第三代第五代传人。挂着那样古雅的招牌,摆着那样古雅的茶座,用着仿明或者仿清的精致茶具,播放着轻柔的江南丝竹,连里面递茶送水的男孩女孩也都模仿着旧时的模样。可

是,我的感觉是走错了门,我寻找的并不是这种老茶馆。

也许,这有点惺惺作态。然而我要明说,我只是想到江南旧时的茶馆温习一下喝茶的气氛,温习从前的茶馆与人们日常的联系,温习一种骨子里的恒常的生活状态和调子。我希望有这样一座茶馆,当我坐进去后,就能看到这种生活状态与调子从人声和茶香中浮现出来。这座茶馆可能“老”,但它不招摇,不仿做,它绝对不会古雅和精致,它也不会有“老字号”那种搔首弄姿的感觉。它只是一座临河的普通房屋,瓦房或者草房都行,门前是长了一棵老槐树的,屋角是种了一丛栀子花的,窗子是朝着一条小河开的,河上是常常水汽氤氲的。茶馆就像家居,里面几张木桌和几条长凳,简单粗拙,由于常年摩擦,它们色泽暗红,木质沉着。使用的茶具,只是一些家常的碗和杯,不管是青瓷的还是紫砂的,都没有一点儿贵气。泡茶的壶,是那种很大的提梁壶,来了喝茶的,就从里面倒出一碗。不讲究什么名茶,本地的绿茶就行,泡得醅醅的,也可以泡这里产的山菊茶,或者炒麦芽、炒青豆,苦的、香的都好。茶馆的主人,就是屋子的主人,穿仿绸布的精神的男人与穿蓝印花布衫的精致的女人,但一样的是本分和厚道。他们开茶馆,但不能算生意,“来的不是客”,在这儿喝茶的都是他们的熟人,熟了几代,就像亲戚和家人一样热络和随便。这样的茶馆,说它什么时代的都可以,因为它没有时间标志。连茶馆的主人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因为每一天的日子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区别,便是他们自己,与上辈人其实也没有不同。如此一座乡村里的茶馆,并不执着于它的“老”,它只是与时俱存,与生活同在而已。

在这样的茶馆里,江南乡村的生活表现出了它的最见人性情之处。来茶馆喝茶的人,自然是那些勤苦操劳日子的劳动者。他们必定天不亮起身,必定撑了船,从几里路或者十几里路外的村庄来到镇子里。天气还早呢,系好船绳,他们走进了茶馆。茶馆是他们亲切的老地方,喝一碗茶,他

们的身子就滋润了,心情就踏实了,一天的日脚就有个清清爽爽痛痛快快的开始。喝茶是江南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它是日常的、世俗的,是与人们每天的劳作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这种日常化的喝茶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它使我们相信,这里的人,他们劳碌、辛苦的生活需要水来滋养和延续,而正是日复一日的喝茶,养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好脾气、好性格,养成了他们与世无争、朴素温和的生存方式。走进这样的茶馆,我们就遇见了他们。在他们那润泽了的脸上,我们会发现生活像水一样的自然和常态,而他们也正是在如此自然和常态下劳作和过活,把日子打发得像喝茶一般。

这是五月的一个清晨,外面下着细细的雨,时节温润得很。叫作阿大的农民,收拾了他的箬笠,撑了他的小船,到了镇上叫作阿根的茶馆,坐了他常年坐的茶桌,喝了他常年喝的那壶茶——是的,我在阿根茶馆里,见着喝茶的阿大,一切都如愿以偿!这时候,茶馆外面响起了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悦人的叫卖声:

栀子花,六瓣头的栀子花! 梅子喽,梅子喽!

江南的小河涨满了水。

与瓦有关

与瓦有关的,首先是一只猫。

我们居住的瓦房,深夜总有踏瓦而行的响声,那是一只猫在无比轻捷地走动。由于这只猫,我们经常夜不成眠。

我们不知道这只猫行走在瓦上的目的。它是经过,还是巡视?是工作,还是闲逛?不管怎样,一只猫的行为应该与我们无关。可是这只猫自从进入我们的听觉以后,不是它与我们有关,而是我们与它有关了。我们就在它脚下,它的步行穿越了瓦片,发出空明之声。我们的听觉也许一开始并不太灵敏,但当我们从白天的尘嚣进入黑夜的宁静之中时,正是这只猫

提高了我们的听力，它使我们成为喜爱聆听并且有着细腻的分辨能力的人，同时也使我们成为最奇怪的失眠者，成为幻想某种遭遇的人。

还是说这只猫吧。我们想象它在瓦上的行走，是三月江南的春天。三月，所有的东西都在深夜生长。这时候，一只夜行的猫，带来了生长的消息，它使我们感到喜悦振奋，又感到惆怅和压抑。这时候，我们失眠了。我们困守在低低的屋底，或者小小的阁楼里，已经很久了。我们的生命在白天老是蜷曲于一种姿态，也许只有在黑夜中才有机会行动，才会改变，那么就让我们随同这只猫悄悄行走在夜风里吧。我们像夜猫一样，有一点儿诡秘，有一点儿心怀叵测，却又有一种人的小心和惊惧，我们看不清暗夜中究竟有什么与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奢望遭遇奇迹，只想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些自由，如同土壤里的虫子们借着夜的力量，钻出来舒畅地呼吸一下天空的气息。

与瓦有关的，接着是夏天的雨。

我们在春天里接受了生长，但那只猫再无踪影。后来，雨季来临了。雨季的第一声雨点，非常响亮。它不是滴落，而是从高处往下的一声敲击，敲击在青瓦上面，发出类似于金属的声音。我们仍然居住在瓦屋顶下，与雨季为伍是我们另一个持续多年的心愿。自我们听到第一声雨点以后，整个季节里我们的内心就被砉然而来的雨水涨满了。

江南的雨是太多、太深长了。它需要什么来承接，才能够留住，而不至于散失于旷野和河沟？当然是瓦，是我们屋上排列成片的瓦。那些瓦垄和瓦当，全都为了承接雨水而设。由它们构成的每一种角度和弧度，都标明了雨季每天的流程和形态。我们长日坐在屋檐下，看涓涓细流垂落，或者看水柱流泻。我们对雨季的看法是如此逼近，如此亲切，感觉就像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肌肤上湿漉漉地流过，而我们自然成了雨季的一部分。

或者，我们也是那片瓦。我们被安置在众多瓦片之中，仰面等候雨季。

我们需要雨水,就像泥土一样,有雨水才能湿润,才能饱满,才能孕育和收获。瓦是泥土做的,我们原本属于土。由于雨季,我们将还原为泥土的特性。

与瓦有关的,还有瓦楞花。

瓦楞花是植物吗?它让我们怀疑是泥土开出来的花。我们在整个秋季都在观察这与泥土的颜色完全一致的瓦楞花从何而来,可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所见有限,我们看不见种子怎样凌虚而至,怎样落入两片瓦之间萌芽生根,所以这种观察使我们不知所云。那么,这些灰黑色的鳞状花冠如此迅速地覆盖了我们的屋顶,难道只为了说明雨季的雨水太过旺盛?这就是说,我们要关心瓦楞花生长的原因,而不要关心瓦楞花生长本身?这个秋季,我们坐在天井里,抬头是一片泥土般的瓦楞花,我们的神色严肃凝重,思考着这种植物的全部含义。我们因无知而感动。

而晚秋的风,开始从瓦上掠过,瓦楞花微微的惊悸,居然惹起了我们同样的却更深的悸动。那一瞬间引起的竟是苍凉和悲伤,说不上是为瓦楞花,还是为我们自己。不必说,我们的家族生活太长,我们的房屋居住得太老,好像都有几朝几代了,本来就有一种抹不去的岁月萧条的痕迹,怎么禁得起这西风夕阳下瓦楞花的憔悴,点缀得日子更加零落了。

无论怎么说,瓦楞花作为一种泥土般的植物,留在了我们的屋顶上。它是我们家族衰败历史最触目的象征,毫不留情地勾起我们长长的、长长的人生慨叹。

与瓦有关的,是如期而至的一场雪。

就在我们因感伤而忧郁孤清时,一场雪,无疑是温暖的抚慰。

这是江南的雪啊,它无声无息地落到我们的瓦房上,当时我们正在子夜的睡意之中。我们的母亲,推醒了我们。她说,听听,飘雪花了。

这才想起,原来我们与雪早有约定。我们愿意有一场雪,软软的、柔柔

的、湿湿的、润润的雪。我们愿意在雪的怀抱里,直到融化。

雪落江南时,我们终于为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而欣悦。

最后,我要说,我们是居住在瓦顶下的孩子。我们和与瓦有关的一切有关。

青石小街

在江南,在每一座小城小镇,要是你不走走这样的小街,那就不能说你的脚在江南走过。

这样的小街,多数由青石铺成。青石铺成的小街有多长,有多宽,这些你都不必计算,你要看的是,青石小街上,那一块块布满斑纹磨圆了边角的石头。你可以想一想、算一算它经历的时间,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刚刚走过的脚步,这样你就将青石小街记在心里了。

你要留心小街两边高高的青灰砖墙,留心青灰砖墙上那些被雨水浸湿了的墙缝,以及墙缝里的一抹苔藓和几株暗绿色的小草。小街的深邃不是由它的长度决定的,而是由这些随岁月生长出来的斑驳痕迹决定的。走过小街时,你的手一旦伸过去抚摸这里的砖墙,就会生出一种因为沧桑变化而滋生出来的悠长浩渺的怅惘和感慨。于是,小街总是勾连住你的脚步,让你缓缓而行,在缓缓而行间,你便与小街结下了一点点缘分。

你还要留心面朝小街的那座老门楼。老门楼也许有一两座石狮也许没有,但它上面必定有几块青砖雕刻着图案。它们被称为砖雕,砖雕不单是为着装饰,还常常成为小街的向导,让从这儿走过的人,保留一种惊奇和猜想。这样的门楼,黑色的木门是一直紧紧关着的,你问不到,这座门楼是谁家的门楼,谁家的门楼可以这样长时间地展示那旧时的生活和风格,谁家的门楼似乎想敞开却欲言又止,如此守住它的沉默与秘密。但只要你询问,你就会加深对小街的感受。

也许,你还要留心小街中间的青石井栏。井栏下面,井水是枯竭了还是仍然一泓如碧,这都不要紧。你要做的是反复察看井栏上每一道绳痕,它们总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角度深入青石当中。你知道这些绳痕经年累月天长地久,你却不知道究竟其中哪一道痕迹出自少女的一双纤纤素手,哪一道痕迹出自老妇苍老的十指。小街上百年来的日常生活细节,有一部分镌刻在井栏的青石上。它的深刻之处,正是它的模糊不清,因为所有的日子都被一根牵扯着吊桶的麻绳无头无绪地消磨殆尽。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哪桶水用来煮茶酿酒,哪桶水用来洗菜做饭,哪桶水用来洒扫,哪桶水用来清洗?你不知道并非你的浅薄,而是你的眼睛透不过日子的平淡和琐碎。

现在,你肯定要留心那位坐在小街上的老阿婆了。老阿婆自然梳着她从嫁到小街时就梳着的发髻,老阿婆自然穿着她成为小街的媳妇时就穿着的蓝布衣衫,老阿婆手腕上自然还戴着那副玉镯,这也许是她对家族和亲人最重要的纪念。你看到老阿婆身边或许有一只绣架,她手上或许拿着一根绣针牵着一根绣线,这是她永远也做不完的绣活儿。于是老阿婆和她的绣活儿也便成了小街不变的故事。你从老阿婆面前走过,你甚至是可以把这个故事带走的。

你走完小街时,小街上空的天色晚了。高高的风火墙,连同爬在上面的藤萝,将暗影飘落在小街的青砖上。踏着小街的影子,你还想寻找什么呢?

后来,小街转角处,一盏夜灯亮了。后来,小街在你走后,冷清入梦了。

千年呢喃

一位朋友说起她外祖父在桃花镇的老宅子,那宅子轩敞疏朗,雕梁画栋。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得,了不得的是每年春天来的燕子,它们在大厅垒窝,这些窝居然有十几个,几乎将整个屋梁占据了。就是这些窝,该孵出多少小燕子!外祖父一家要为这些燕子忙碌一个春天,为它们的泥窝安上

柳篮,白天轮流守候在厅堂里,防止小燕子从上面摔下来,不停地打扫落在地上的秽物。所有这些麻烦的事,大家都毫无怨言,为的就是燕子们一年一度来这个大家庭里欢乐地呢喃。而听燕子呢喃的,不用说是这个大家庭的老人。朋友的外祖父,他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们一样,在燕子的呢喃声中,度过一个最温情的春天。

什么时候,我们才记住这些环绕我们的生活飞翔、在我们的生活中筑巢安居的燕子的?也许就是那一天,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天,所有飞来江南的燕子一下子都与民间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放弃了一种贵族化的背景,彻底依存于民间,这是燕子千年以前的选择,它们为此终于成为民间的儿女。而它们每个季节从远方归来,都会成为无数家庭的盛典;它们每个季节的离去,也都是无数家庭的依恋。你能够想得出来,还有哪一种鸟儿像燕子这样与我们贴心相连,受我们千般呵护、万般怜惜?

这样的关联,其实仅仅流露了我们的一种世俗情怀:我们需要安居,过平安的日子是我们最切实的理想。我们打开自己的门扉,接纳双双飞来的燕子,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安定,意味着我们的日子虽然庸常但过得和平顺利,意味着可以有平安的家园来保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无疑还有一点儿更大的希求:我们愿意多子多女、人丁兴旺,这就是我们殷切期待燕子在家里生育繁衍的原因。没有什么比满巢燕子更能说明这个家庭生息充沛,更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无尽生机。我们的要求就这么有限的两点,可是我们寄予那些翩翩来临的紫燕的心愿,却历经了许多个世纪。梁间的燕子啊,我们的祖母和外婆们,不是一年又一年采来春天的柳枝,编成花冠一样的篮子,然后絮絮叮咛我们,让我们站在春天的田野上,迎着细风斜雨,等候你们到来吗!

后来,所有那些关于燕子的知识,都证明与我们的情感经验无法统